

春节特刊

忙年

韩嘉川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是说以往过了腊八这一天，人们就开始忙年了。所谓的忙，无非是几个方面，吃的穿的用的，包括营造节庆气氛。本地俗语：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”，买办各类吃食自不必说，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尽管交九的天气可以达到存放条件，但是毕竟存放的时间越短越好，因此越是傍年根了越是到了采买的时候。早些年在市场经济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，蒸馒头包包子，家家还要准备下至少半个正月要吃的干粮。于是那些日子不仅菜店、农贸市场、商场一派忙碌景象，每家也都在忙活。

衣服多半是要提前准备的。在我青少年的时候，很少有人家到商场买成衣的，而且那时成衣的品种也少，因而新年的衣服要么在家里自己做，要么到裁缝铺子去做。母亲每年为我做新衣服是一套系列工程，没进腊月便开始打算。宝蓝色华达呢或咔叽布料，摸上去厚墩墩的，做衣服耐穿。买好了抱在怀里，让我去裁缝铺子里排队挨号。裁缝师傅是一个穿着干净板正、手脚利索的中年人，很有耐心地为一个人体裁衣，在小本子上记下测量的数字，粉饼在布料上三两下画出粉线，大剪刀几下剪出主要轮廓，卷一下丢到一垛里。挨到我的时候，他的测量要放出一定的尺码，预留出我成长的寸头。等从铺子里出来的时候，街上飘起了雪花，戴毡帽扛草把子卖糖球的老翁，流出的鼻涕水儿都冻在上唇的胡须上了。

年根去取衣服的时候，尽管铺子里的缝纫机还在哒哒哒地响，但是过了量体裁衣高潮，裁缝师傅相对悠闲地在窗前看街上的光景。他的记忆非常好，看也不看我递给他的

单子，从墙角摸出一根头上带有钩子的竹竿，在铺子高处挂着一排排做好的衣服中，很准确地挑下我的衣服，抖两下递过来，让我穿给他看看，过程中他会用手比量，虽然不懂他比量的意思，但是觉得他在欣赏自己作品的同时，也许在想如何改进会更好。年前去洗澡是必修课。台东三路旁边的新华池越到年根越是人满为患。白茫茫一片雾气中，小孩子扯一条毛巾，在噙噙的抽气中进入池塘里，浸泡得晕晕乎乎浑身通红的时候爬出来，小心翼翼怕滑倒，走出浴室来到休息区，躺倒在小床上，等那一阵晕乎恶心的劲儿过去，然后再腾云驾雾般进入雾气滚滚的浴室，到喷头下冲浴。如此反复几次，整个洗浴过程没有一个多小时是出不来的。出来时天已经黑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浑身却轻快了许多。

腊月二十三祭灶，北方也称“辞灶”、过小年，是进入春节前的预演。母亲将锅里的饺子捞出来之后，还要再下一碗面条，边忙活边絮叨：灶王爷本姓张，每年一碗烂面汤；上天言好事，下界呈吉祥。然后将捞出的面条供养在灶台上。想来灶王爷很廉洁，也很敬业，在一户人家值守了一年，要上天去述职的时候才喝一碗烂面汤，真令人感动。不过除了面条之外，很多地方还要供奉糖瓜（麦芽糖），也叫粘牙糖。理由之一是让灶王爷甜甜嘴，上天说好话；理由之二是有的地方说用粘牙糖粘住其嘴，不说这户人家的坏话。鲁迅先生在《送灶日漫笔》一文中云：“灶君升天的那日，街上还卖着一种糖，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。那就是所谓胶牙饴了。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，粘住他的牙，使他不

能调嘴学舌，对玉帝说坏话。”

举头三尺有神明，难道这位起源于人类对“火”的崇拜，在先秦时期便被列为重要祭祀的主角灶王爷，居然也能被收买？甜甜其嘴就能在天庭上甜言蜜语，或者干脆粘住其牙，不让说这户人家的坏话……呜呼，行贿受贿之风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。嗨，在民间尚有礼尚往来之意，而在负有使命的灶王爷来说，要到玉皇那儿汇报这户人家的善恶品行，然后带回吉祥，然而嘴巴被收买或被封口，还会有多大的诚意呢？

进入正式春节程序中，有一项很重要的事项要做，就是除夕这天的上午，一定要去祖坟祭奠，也就是去请过世的先辈回家过年。我六岁那年回农村过年。院子里铺了很多的麻秆草，据说是喂骡马的草料，给先辈驾驭的骡马吃的。踩上去哗啦啦地响，我嫌那些麻秆绊脚，据说在北京，小孩子在院子里踩那些麻秆被称作“踩碎”。

农村春节家里的节日气氛，或者说春节专有的气氛很浓。从接回先辈那一刻起，家里的香火就不断，正屋迎面是轴子，上面是人工画的祖先戴官帽形象。因先辈们回来了，小孩子是要被告诫不能乱说话的。有人说大人看不到的物事小孩子能看到，我虽然没有看到什么，但那时不仅感觉到气氛的异样，更感到说不清的拥挤。于是就躲到炕头的一隅蜷缩着，听外面不时有鞭炮声传来。

晚上父亲端了一只木盘子，上面有小酒壶与酒盅，来到大门外的路口，我手中被塞了一根长竹竿，上面挂着一长条长的爆竹，父亲在点燃烧纸之后，回头点燃了我擎着的爆竹，然后在噼噼啪啪的声响中，父亲向四

方跪拜，将酒祭洒在地上……

按说除夕夜守岁是不能睡觉的，而我那夜在大人喝酒的时候，忍不住睡着了，被叫醒时已是五更天，吃饺子之前，要循序给轴子上的祖先磕头，再给在世的长辈磕头。那夜我得了九毛钱的压岁钱。

除夕夜不能随便说话，除了怕犯了回家过年的先辈们的禁忌之外，还有一项，就是有些话是带有象征意味儿的。譬如大蒜的“蒜”字与“散”谐音犯忌，要用“颐和菜”代替；再譬如除夕夜的饺子是有讲究的，我家祖先先有不吃肉的，因此早些年包饺子要包一部分素饺子，专门给先人摆供；再是有的人家包大钱饺子，象征吃到的人一年好运气。那年姓冷的一位山大学生，与外祖父同乡，家里遭了事儿回不去了，外祖父收留他过年。吃饺子的时候，他连吃了三碗，还不罢休，直到终于吃到一个钱饺子才放下碗筷，同时深深地透了一口气。他以能否吃到钱饺子赌自己的运气。那年的春末他终于乘船离开了。

看似游戏的自赌，实际有心理暗示作用，因此我们家从那以后，除夕夜的饺子再也不包钱饺子了，平平淡淡便是福。

初二送年，也就是送回来过年的先人们回去。吃过饺子放爆竹，烧化纸钱做盘缠，之后便是送先人们上路了。这个期间一直是严肃的，真正的放松是在这之后。在农村过年讲究好像比较多，其实城市里讲究也不少，只是条件不同罢了。总之在春节的日子里，都图一个好兆头，也就是吃的穿的用的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象征意味，或者说寄寓着人们美好的愿望。



■年画《步步高》
沈嘉荣

写春联

董兴宝

春节前，山东的一些乡村集市上飘散着浓浓的年味，琳琅满目的年货，还有摆在摊位上的各种红春联。虽然这些春联多数是印刷而成的，但看到它，让人不由得回忆起以前乡村里忙着写春联的情景。

一般来说，腊月二十三小年前后，乡村的人们开始忙着写春联。对一个村庄来说，有文化而且毛笔书法拿得出手的人，不过那么几个人，每到这个时候，他们家里是最忙碌的。

记忆中，我们家的对联，都是请乡村教书的邻居大叔来写。父亲领着我，先去商店里买了几张红纸。那时候的红纸有两种，一是大红或朱红的，另一种则是石榴红的，我更喜欢石榴红的那种，感觉大红的纸有些老气，不如石榴红的新鲜，于是缠着父亲，一定要买这种石榴红的。

我们买好纸后卷起来，用皮筋缠好，然后送到邻居大叔家里，这时候，邻居大叔正在拿着毛笔，忙着给其他邻居写对联。

当时写春联的墨水，都是现磨的：在一个老砚台上，滴上一些清水，不能滴得太多，否则所磨出的墨汁太淡，但也不能太少，否则所磨出的墨汁过于黏稠。然后大叔再取了墨条，在砚台上不停地转圈研磨，不一会儿，浓黑的墨汁就出来了，将其小心翼翼地倒入小碗中，再把毛笔用温水湿润后，就可以写春联了。

当然，在写春联前，邻居大叔会招呼着大家帮忙，将买来的红纸伸展开，然后对着折叠，根据每家门、窗等数量，用刀片裁剪出尺寸不同的小长方形纸备用。

一般来说，家家户户的户大门还有

饺子之和

江舟

母亲逝去的时节，寒风凛冽，暮霭沉沉。小年，家里冷冷清清，没有一点烟火气。我和大哥，还有父亲，闷坐在客厅里，相对无言，失魂落魄。父亲说，你俩明天就要回城了，今天咱们吃顿饺子吧，过小年，上车饺子下车面。我们爷仨终于想到了一块儿。

饺子自然是白菜馅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走南闯北，尝遍的饺子早已是大杂烩了。猪牛羊驴炖肉馅，鲅鱼墨鱼黄花海胆，玉米洋葱大蒜西红柿，想吃啥馅有啥馅。然而吃着吃着，久久不忘的，还是那心心念念的白菜猪肉馅。

这白菜猪肉饺也不是别家的，而唯有母亲包的才最对味、最走心。母亲的饺子，最普通而贴合时令，从不会因物产丰富而混淆了季节。这是最传统简单的包法，圆圆的面皮两边对折，左手食指拇指一拢一压、右手拇指食指一压一拢，一只半月形的饺子就包好了。后来，才知道饺子还能包成团圆鼓肚圆圆的，可我总是笨手笨脚，感觉多了一个中指似的，要不就不圆，要不不就挤出一道沟来。至今，我也只喜欢吃那种半月形的小饺子。餐馆里多是些皮滑馅厚的大圆饺子，吃两三个就没了食欲，总感觉皮是皮馅是馅，全没了饺子应有的味道。

父亲和面，大哥剁馅，我来擀皮，父亲一人包（过去是和母亲两人），三个男人沉默着各干各的，父亲明显见老了，力气消散了许多，切出一堆齐整的面团推给我。我的心悬空转着，两手麻木着，大理石擀面杖冰冷死沉。父亲说，多擀几下，手转得快些，皮儿擀得薄些圆些，不然能包进多少馅儿呢。我哼唧着，没有答话，两手略微加快了些。

大哥有一搭没一搭地剁着馅，听去像是中风老人行走时的拐杖。父亲嘱咐大哥，肉要多剁几下，剁成丁，把肥肉剁烂了。大哥心不在焉地说，我在家就一直用五花肉，那样更香。父亲抬高了腔调，我和你妈以前都是这样剁馅的，你不要怕费事儿。大哥不耐烦地答道，随便吃顿饺子就行了，哪有心情费那么大力气吃肉丁饺子，真是的，搞那么复杂干什么。”父亲“啪”地一下把面甩在面板上，哽咽着喊起，你妈刚走，你就这么咬牙，不听老人话了！大哥的情绪已然失控，哭唧唧地大喊门嚷，不就是吃个饺子吗，什么馅儿还不一样，发那么大气干什么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一下子跳起来，冲到大哥面前怒怼，咱妈刚走，你就这样对待咱爸，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？大哥的哭声连成了线，站起身夺门而出。父亲在一边号啕了起来。我只能压住哽咽，安抚父亲，我哥就是那样犟脾气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算了吧，也别吃饺子了，父亲含着泪说，你还让我先和你哥住一块儿，你看这样我能去住吗？

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她的离去，让我们爷仨儿都变得六神无主了，似乎连同那柔滑美味的饺子，连同那无微不至的亲情关怀，连同那维系家庭的纽带，也一并带走了。

吃饺子作为北方家庭最重要的习俗传统，生活匮乏年代，只有过节才能吃顿饺子。最传统的吃饺子节日，莫如冬至，小年、

除夕夜和正月初三了。热气腾腾的饺子，实在为数九寒天的春节期间吃起来，才最有味，最有温度。人们忙碌了一年，到了冬至，就到了岁尾；过了小年，就开始忙年；等到除夕夜，便是大团圆时候；吃完了初三饺子，走亲戚访旧友踏上征程谋划事业，就又开始新的一年。只有春节，全家人围坐一起，吃一盘老人亲手包的饺子，喝几口小酒，畅快地述说一年收获和来年期许，这种家庭之和，不就是普通老百姓心之所向吗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和大哥口味不一样。大哥喜欢吃包子，不喜欢饺子；我特爱饺子，却不喜欢包子。主要原因，我不吃肥肉。母亲为了照顾我，就多包瘦肉馅饺子，或是把肥肉剁得很烂；大哥在家我有时不在，母亲就抓紧包包子。我又从小不吃萝卜，母亲也顺从我，即使不得已包萝卜馅饺子时，也会调上鸡蛋、粉条、木耳等，洒上酱油，以冲淡萝卜的味道，直到我能吃得下、吃得饱。

母亲离去的第二年，父亲找了一位照顾他的阿姨，年轻而精细，也喜欢包各种馅饺子，很会包那种滚圆的饺子。我吃过几次之后，总感觉馅中有一种陌生的味道，似苦非苦似咸非咸似烂非烂，与母亲的饺子气味迥异，就像是隔壁人家厨房里端过来的一样。

这年的腊月二十三、除夕夜、正月初一，我竟然连续吃了同一种萝卜馅的饺子。好容易忍到了初三早晨，我准备一早回城看望岳父岳母。凌晨时分，便被紧密地剁菜板声音吵醒了。父亲和阿姨勤快，很早就起来包饺子。我寻思，照惯例也应该吃顿白菜牛肉饺子了吧，没想到刚咬一口，带着丝丝辛辣的萝卜味就直冲口腔鼻腔。我狠狠地一摔筷子噔到，怎么还和年三十儿的饺子一样，不是初三都吃肉的吗？挂着围裙的父亲走出厨房低声说，怎么，你不愿意吃吗？我看你之前也都吃了呀，还以为你已经适应改口了。我再也不说话，低头吃了两三个饺子，一推碗筷，便去收拾行李。父亲赶忙摘下围裙，扑打着沾上白面的套袖说，就要走吗？我送送你。我满脸挂霜，不用了，着急赶路，堵车，那边还等着我。

春节是饺子的节日，团圆的节日。饺子是团圆的寄托，亲情和过往的延续，是老百姓的家之本。那饺子的味道，早已穿透了食材、穿透了手工、穿透了烟火，串联起了一个个家庭、一串串故事、一段段时代，留存在了每个人的深刻记忆里。

又是一年的春节来临，这一年家里发生了不少变故。父亲突发中风，康复后勉强能够行走，阿姨终日照料，付出不少心血，我和大哥都看在眼里，感受在心里。除夕那天，我一大早急匆匆往家赶，一路上和大哥商量，年夜饭全部由我俩主厨。聊到午夜十二点的饺子，我说今年就包素馅的，胡萝卜、粉条、豆腐丁、香菇，新鲜可口，清淡爽口，父亲的身体吃不得大鱼大肉，咱俩的血压也高，都要少油少盐少肉，高蛋白高脂肪的吃多了还容易动肝火，健康平安、团圆喜乐才是家庭之福……



年是什么

梅素尘

作为医务工作者，平日里见惯了病房的沉静与忙碌，唯有关年将至时，心底那份盼年的热切，才会像春芽破土似的冒出来。

打小在老家的田埂边滚大，许是沾了土地的性子，我们姐弟几个生得实在，活得也像脚下的土一样平常。后来举家迁到青岛，虽然一住就是四十载，但骨子里的年味，终究还是带着泥土的腥甜，半点没被海风冲淡。

小时候盼年，纯粹到就是馋那身新做的花布衫，盼着兜里能揣上几颗裹着糖纸的硬糖，更贪恋一大家子人终于能得闲聚在一起乐呵呵暖融融的亲热劲儿。

父母勤劳，考虑儿子多，房子便多盖了几处，于是每每过年贴春联就成了顶重要的大事。记得有一年，我约莫十来岁，母亲看我长了些个子，便把贴春联的“重任”交给了我们姐弟四人，还特意叮嘱：“门楣上的横幅得贴正了，这是咱家的脸面。”

领了任务，我们四个像得了军令的小兵，拿着春联，端着糨糊盆、握着笤帚，欢欣鼓舞地冲出院门。可刚站到第一扇门前，就傻了眼——门楣比想象中高得多，踮着脚、蹦着跳，依旧够不着分毫。我急得转圈，这时二弟突然一拍胸脯：“姐，我当梯子！”话音未落，他就稳稳地蹲在了地上，二弟和小弟立马凑过来，一人拽着大弟的一只胳膊当“扶手”，齐声喊：“姐，上！”

我踩着大弟的肩膀，手里攥着春联，心里又紧张又兴奋。大弟的肩膀不宽厚，我赤脚踩在上面都能感受到一份微微的颤抖，但他却努力挺直腰背，保持着平稳，我还记得二弟小弟的小手一边紧紧拽着他，一边努力扶住我的腿，“姐，往左点！”“姐，再往上挪挪！”“小弟，糨糊不够了，给我递点！”路过的邻居大爷哈哈笑：“你们姐弟这是搭了个‘人梯’战队‘贴春联啦’！”

寒风里，姐弟四人冻得鼻尖通红，却忙得热火朝天。糨糊抹多了，红纸粘在手上撕不下来；对齐时没找准，春联歪歪扭扭的，又小心翼翼地揭下来重贴；二弟忍不住伸手去摸刚贴上的红纸，被他轻轻打手背：“别碰，粘牢了才吉利。”从这屋的“福满人间”到那屋的“五谷丰登”，从柴房的“岁岁平安”到猪圈的“六畜兴旺”，每贴好一副，我们就围着转一圈，你一言我一语地点评，成就感满满。虽然棉袄上沾了糨糊、手上脸上蹭了红纸色，可看着贴得正正当当的红春联，想着这是我们姐弟四人共同完成的“大工程”，心里的自豪劲儿，比穿了新衣服还足。

夜幕降临，年三十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。烟火气混着厨房里炖肉的香气，飘进每一个角落。父亲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，噼啪声震耳欲聋，红色的纸屑像雪花一样飘落。母亲看着我们，眼里满是笑意：“今年的春联贴得最好，比往年都周正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年的味道，不只是新衣的布料香、饭菜的烟火香，更是姐弟间相互扶持的温暖，是齐心协力完成一件事的欢欣鼓舞，是家人围坐、灯火可亲的团圆。

如今的我从懵懂的小姑娘变成了资深的医务工作者。城市里的年，少了乡村的旷野之气，多了万家灯火的规整，贴春联也变成了用胶带轻轻一粘就能完成的简单事，再也不需要姐弟四人搭“人梯”。可每当我拿起春联，总会想起那年寒风里的协作，想起大弟肩膀的温度，想起弟弟们攥着衣角的力道。身为医务工作者，我见过太多离别与坚守，更懂团圆的珍贵。年的意义，从来不是丰盛的饭菜或崭新的衣物，而是那些与亲人共同度过的时光，是刻在记忆里的温暖瞬间，是无论走多远、隔多久，一想起来就心头发热的牵挂，这才是年最本真的模样。

一转眼，四十年过去了，乡村那些忙着裁纸、研磨和写对联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